U
101
Y8
1639
V.34

LIBRARY
MAY 7 1969
UNIVERSITY OF TORONTO

婺源　余懋衡　輯
明　袁州　張自烈　定

慕容廆取遼東

晉元帝名睿司馬懿曾孫瑯琊王覲之子愍帝遇害即位于建業在位六年泰興二年、宇文氏攻慕容廆、廆鮮卑人元帝命爲平州牧子皝稱燕王子儁稱帝遷于鄴子暐苻堅執以歸廆大敗之遂取遼東、遣長史裴嶷來獻捷平州刺史崔毖以士民多歸慕容廆、心不平、陰說高句麗東夷國名段氏宇文氏、使共攻之、毖所親高瞻、力諫不從、

三國合兵伐廆諸將請擊之廆曰彼爲毖所誘欲邀一切之利軍勢初合其鋒甚銳不可與戰當固守以挫之彼烏合而來莫相歸服久必攜貳然後擊之破（因守爲戰）之必矣三國進攻棘城廆閉門自守獨以牛酒犒宇（獨犒宇文以離二國之交此亦用間處）文氏二國疑宇文與廆有謀各引兵歸宇文士卒數十萬連營四十里其大人（其俗以勇健能理決鬬訟者推爲大人）悉獨官曰二國雖歸吾當獨取之廆使召其子翰於徒河縣（廆離二國以孤宇文之埶翰又將以分宇文之力）名翰曰彼衆我寡難以力勝請爲奇兵於外伺其間而擊之若幷兵爲一彼得專意攻城非策之得也廆

從之悉獨官聞之曰翰不入城或能爲患當先取之分遣數千騎襲翰翰爲段氏使者逆於道而設伏以（用詐）待奮擊盡獲之乘勝徑進遣間使語廆出兵大戰前鋒始交翰將千騎從旁直入其營縱火焚之衆遂大（與韓信拔幟破趙同）敗悉獨官僅以身免廆俘其衆獲皇帝玉璽三紐毖聞之懼奔高句麗廆以其子仁鎮遼東官府市里按堵如故以高瞻爲將軍瞻稱疾不就廆數臨候之撫其心曰君之疾在此不在他也今晉室喪亂孤欲與諸君共淸世難翼戴帝室奈何以華夷之異介然疏

之哉、夫立功立事、惟問志略如何耳、瞻猶不起、廆頗不平、瞻以憂卒、廆使裴嶷奉表拜所得璽、請建康獻之、

芑山氏曰。廆翰雖善用兵。益見宇文愚且拙。然恃衆貪得。卒以取敗。悉獨官之過也。

祖逖進屯雍丘

晉元帝大興三年祖逖將韓潛與後趙石勒武鄉羯人漢劉淵以爲將軍自稱趙王盡有秦隴之地遂稱帝將桃豹分據陳川故城相守四用虛實唱籌量沙同旬逖以布囊盛土使千餘人運以饋潛又使數人擔後以實疑敵故虛者不可測米息於道豹兵逐之即棄而走豹兵久饑以爲逖士衆豐飽大懼後趙運糧饋豹逖又使潛邀擊于汴水盡獲之豹宵遁逖使潛進屯封丘以逼之逖鎮雍丘後趙鎮戍歸逖者甚多先是李矩郭默等互相攻擊逖馳使和解示以禍福遂皆受逖節度詔加逖鎮西

將軍逖與將士同其苦約已務施勸課農桑撫納親附雖踈賤者皆結以恩禮河上諸塢先有任子在後趙者皆聽兩屬居兩界之上聽其分屬因以爲間也時遣游軍僞抄之明其未附塢主皆感恩後趙有異謀輒密以告由是多所克獲自河以南多叛後趙歸晉逖練兵積穀爲取河北之計後趙王勒患之乃下幽州爲逖修祖父墓置守冢二家因與書求通使及互市逖不報書而此與機合聽其互市收利十倍

芑山氏曰逖是時已有恢復之機惜羽翼單弱耳

樂道融說甘卓襲武昌

晉元帝永昌元年王敦反分兵寇長沙初敦旣與朝廷乖離乃羈錄朝士有時望者置已幕府以羊曼謝鯤爲長史鯤終日酣醉故不委以事敦將作亂謂曰劉隗（字大連彭城人都督青徐諸軍事）姦邪將危社稷吾欲除君側之惡何如鯤曰隗誠始禍然城狐社鼠敦怒曰君庸才豈達大體至是舉兵武昌上疏稱劉隗威福自由臣輒進軍致討隗首朝懸諸軍夕退昔太甲顛覆納伊尹之忠殷道復昌願陛下深垂三思沈充（充與錢鳳後爲

王敦謀主亦起兵於吳興以應敦敦至蕪湖又上表罪狀刁協帝大怒詔曰王敦憑恃寵靈敢肆狂逆方朕太甲欲見幽囚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今親帥六軍以誅大逆有殺敦者封五千戶侯太子中庶子溫嶠（嶠大原祁人羨之從子）謂僕射周顗曰大將軍此舉似有所在當無濫邪顗曰人主自非堯舜何能無失安可舉兵以脅之舉動如此豈得云非亂乎敦初起兵遣使告梁州（卓首鼠兩端卒以此敗後襄陽太守周慮承敦意襲殺之）刺史甘卓約與俱下卓許之後更狐疑不赴或說卓且僞許敦待至都而討之卓曰昔陳敏之亂吾先從

而後圖之論者謂吾懼逼思變心常愧之今若復爾何以自明敦遣參軍桓羆說譙王丞（按丞即拯字音整元帝叔父）請爲已軍司丞歎曰吾其死矣地荒民寡勢孤援絕將何以濟然得死忠義夫復何求丞檄長沙虞悝（臨湘）人爲長史會悝遭母喪丞往弔之曰王室方危金革之事古人所不辭將何以教之悝曰鄙州荒敝難以進討宜且收衆固守傳（用聲）檄四方敦勢必分分而圖之庶幾可捷也丞乃囚羆以悝爲長史弟望爲司馬移檄遠近列敦罪惡州內皆應之惟敦姊夫鄭澹爲湘

東大守不從承使望斬之以徇四境又遣主簿鄧騫（長沙人）說甘卓曰劉大連（劉隗）雖驕蹇失眾心非有害於天下大將軍（王敦）以私憾稱兵向闕此忠臣義士竭節之時也公受任方伯奉辭伐罪乃桓文之功也卓參軍李梁曰（李梁不以國事為念）昔隗囂跋扈竇融保河西以奉光武卒受其福今但當按兵坐待敦事若捷必委將軍以方面不捷朝廷必以將軍代之何憂不富貴而釋此廟勝決存亡於一戰邪騫曰光武當創業之初故隗竇可以從容顧望今將軍（卓）之於本朝非竇融之比也襄

之於大府非河西之固也使敦克劉隗還武昌拘石城之戍絕荆湘之粟將軍欲安歸乎勢在人手而曰吾處廟勝未之聞也且爲大臣國家有難坐視不救於義安乎以將軍之威名杖節鳴鼓以順討逆舉武昌若摧枯拉朽耳武昌既定據其軍實招懷士卒使還者如歸此呂蒙所以克關羽也敦恐卓於後爲變又遣參軍樂道融丹陽人往邀之道融忿其悖逆反說卓曰王敦背恩肆逆舉兵向闕君受國厚恩而與之同生爲逆臣死爲愚鬼不亦惜乎爲君之計莫若

僞許應命而馳襲武昌必不戰自潰矣卓意始決遂（兵法）露檄數敦逆狀帥所統致討遣參軍至廣州約陶侃侃遣參軍高寶帥兵北下武昌城中傳卓軍至人皆奔散敦遣魏乂帥兵攻長沙城池不完資儲乂闕人情震恐或說承南投陶侃或退據零桂承曰吾之志欲死忠義豈可貪生苟免爲奔敗之將乎事之不濟令百姓知吾心耳乃嬰城固守虞望戰死甘卓亦遣承書勸之且云當以兵出沔口斷敦歸路則湘圍自解矣（王敦兵陷長沙湘州譙王承死之）承復書曰足下能卷甲電赴猶有所及若其狐

疑則求我於枯魚之肆矣卓不能從

芑山氏曰王敦叛逆人得而誅之帝誤任劉隗刁協既無尺寸效及敦據石頭隗協出戰敗還帝復勸令避禍給人馬使自爲計何昏惑至是協素無恩紀爲人所殺而隗奔後趙官至太子太傅卒隗罪豈在敦下哉

惟適氏曰初敦聞卓起兵大懼遣卓兄子卬說卓使旋軍卓流涕謂卬曰若徑據武昌敦勢逼必刼天子絕四海之望不如更思後圖吾據敦上流

敦亦未敢遽危社稷○即命旋師○道融曰○今分兵斷彭澤○使敦上下不得相赴○其衆自然離散○可一戰擒也○將軍起義兵而中止○竊爲將軍不取○卓不從○道融憂憤而卒○繇此觀之○道融計非不善○恨卓多疑少決○不能用道融計耳○卓與譙王丞皆移檄討敦○丞始終守義○而卓猶豫取敗○綱目書敦殺甘卓蓋罪卓也○後世人臣宜以卓爲戒○

溫嶠等討王敦

晉明帝名紹元帝太子在位三年太寧二年、王敦復反、至江寧、帝親征破之、敦死衆潰、其黨錢鳳沈充伏誅、敦無子、養兄含子應爲嗣、至是疾甚、矯詔拜爲武衛將軍以自副、錢鳳曰、脫有不諱、便當以後事付應邪、敦曰、非常之事、非常人所能爲、應年少豈堪大事、我死之後、釋敦之上計乃詐言耳、臨終謂子應曰、我死汝卽位、心事可見、兵歸朝、保全門戶、上計也、退還武昌、收兵自守、貢獻不廢、中計也、及吾尚存、悉衆而下、萬一僥倖、下計也、鳳謂其黨曰、公之下計、乃上策也、遂與沈充定謀、以

宿衛尚多奏令三番休二（三次更番其一謂帝親任 出其二休息于家）

中書令温嶠敦惡之請爲左司馬嶠乃繆爲勤敬綜

深與機合因敦請而行吾謀故不測

其府事時進密謀以附其欲深結錢鳳爲之聲譽每曰錢世儀（鳳字世儀）精神滿腹嶠素有藻鑑之名鳳甚悅深欲結好會丹陽尹缺嶠言於敦曰京尹咽喉之地公宜自選敦然之問誰可者嶠薦錢鳳鳳亦推嶠嶠僞辭敦不聽遂表用之使覘伺朝廷嶠恐既去而鳳

機

於後間之因敦餞別起行酒至鳳鳳未及飲嶠僞醉以手版擊鳳幘墜至作色曰錢鳳何人温大眞（嶠字）

行酒而敢不飲敦以爲醉兩釋之嶠與敦別涕泗橫流出閤復入者再三行後鳳謂敦曰嶠於朝廷甚密而與庾亮深交未可信也敦曰大眞昨醉小加聲色何得便爾相讒嶠至建康盡以敦逆謀告帝與亮畫計討之敦聞之大怒曰吾乃爲小物所欺與王導書曰大眞別來幾日作如此事當募人生致之自拔其舌帝加導大都督領揚州刺史使嶠與將軍卞敦應詹郗鑒分督諸軍鑒請詔臨淮大守蘇峻兖州刺史劉遐等入衛帝屯于中堂導聞敦疾篤帥子弟爲之

忠誠見于此

發○哀○衆以爲敦信死咸有奮志○于是尚書騰詔下敦府○遣司徒導等討之○敦見詔甚怒而疾轉篤○尋卒○劉遐蘇峻等帥精兵萬人擊充鳳大○破之○

卓菴氏曰○結納錢鳳所以離敦之黨○使自相間耳○與陳平反間范增同○

温嶠邀陶侃赴國難

晉成帝（名衍明帝太子五歲即位在位十七年）咸和三年、温嶠將討峻、而不知建康聲聞、會范汪至、言峻貪暴縱橫、雖彊易弱、宜時進討、嶠深納之、庾亮辟汪參護軍事、與嶠互相推爲盟主、嶠從弟充曰、陶征西位重兵彊、宜共推之、嶠乃遣督護王愆期詣荊州、邀侃同赴國難、侃猶（侃何以不明大義）以不豫顧命爲恨、荅曰、吾彊場外將、不敢越局、（所守者何人之彊場、乃云不敢越局乎）嶠屢說不回、乃遣使謂曰、仁公且守、僕當先下、使行二日、（方略）𠫭軍毛寶聞之、說嶠曰、師克在和、不宜異同、假令可

疑猶當外示不覺宜急追信改書言必俱進若不及則更遣使可也嶠從之侃果遣督護龔登帥兵詣嶠嶠有衆七千於是列上尚書（以侃爲盟主與亮嶠列名上之尚書）陳約峻罪狀移告征鎮灑泣登舟侃復追登還嶠遺書曰夫軍有進無退可增而不可減近已移檄遠近言於盟府（謂侃府也）刻後月半大舉諸郡軍並在路次惟須仁公軍至便齊進耳今追軍還疑惑遠近假令此州不守則荊楚將來之危（荊楚西逼彊胡東接逆賊）當甚於此州之今日仁公進當爲大晉忠臣參桓文之功退當以慈父

之情。雪愛子之痛。侃子瞻為蘇峻所殺但峻約無道。人皆切齒。今之進討。如石投卵。若復召兵還。是為敗於幾成。而或者遂謂仁公緩於討賊。此聲難追。願深察之。王德期亦謂侃曰。峻豺狼也。如得遂志。公寧有容足地乎言及侃一身利害故侃感悟侃深感悟。或謂侃補過亦勇非也即戎服登舟。瞻即侃之子喪至不臨。兼道而進。郗鑒在廣陵城孤糧少。逼近胡寇。人無固志。得詔書即流涕誓衆入赴國難。將士爭奮。遣將軍夏侯長等間行謂嶠曰。或聞賊欲挾天子東入會稽。當先立營壘屯據要害。既防其越逸。又斷賊糧運

然後清野堅壁以待賊賊攻城不拔野無所掠必自潰矣嶠深以爲然五月侃至潯陽議者謂侃欲誅亮以謝天下亮甚懼用嶠計詣侃拜謝侃驚止之曰庾元規（亮字元規）乃拜陶士行（侃字士行）邪亮引咎自責侃乃釋然遂同趣建康戎卒四萬旌旗七百餘里峻聞之自姑孰（不用孔坦陶回守當利諸口之計峻故襲陷姑孰）還逼帝於石頭司徒導固爭不從帝哀泣升車時天大雨泥濘劉超鍾雅步侍左右峻給馬不肯乘而悲哀慷慨峻惡之峻以倉屋爲帝宮日肆醜言超雅與荀崧華恆丁潭等不

侍帝側時饑饉米貴峻問遺超一無所受繾綣朝夕臣節愈恭雖居幽厄之中猶啓帝授孝經論語導密令人則以此爲○迂矣令張闓以太后詔諭三吳使起義兵會稽内史王舒使庾冰鄢陵人庾亮之弟將兵一萬西渡浙江於是吳與太守虞潭吳國内史蔡謨義興太守顧衆等皆應之潭母孫氏賢母謂潭曰汝當舍生取義勿以吾老爲累盡遣家僮從軍鬻環佩以給軍費峻遣其將管商等拒之侃嶠軍于茄子浦嶠以南兵習水峻兵便歩令將士有上岸者死會峻送米萬斛饋祖約毛寶爲嶠前鋒

告其衆曰兵法軍令有所不從豈可視賊可擊不上岸擊之邪乃往襲取之約由是饑乏嶠表寶爲廬江太守侃表舒潭監浙東西軍事郗鑒都督揚州八郡軍事鑒遂帥衆渡江與侃等會舟師直指石頭峻望之有懼色侃部將李根請築白石壘侃使庾亮守之峻攻之不克舒等數戰不利孔坦曰本不須召郗公遂使東門無限今宜遣還雖晩猶勝不也侃乃令鑒還據京口今鎭江府三國吳孫權自吳徙丹徒謂之京城亦曰京口立大業曲阿庱丑郢切音呈亭三壘在今鎭江丹陽縣東四十北里以分晉兵勢祖約

逖祖濵桓撫襲溢口。毛寶中流矢貫體徹鞍。寶使人蹋鞍拔箭。血流滿鞾。還擊破走之。

芑山氏曰。絕賊生路。稱討峻首功者。毛寶是也。觀劉超鍾雅輩。悲哀慷慨。不離帝側。則侃之見義不勇。屢爲前郤。後世豈能爲賢者諱哉。雖然。超雅卒爲峻之黨逸所殺。悲夫。

又曰。峻在歷陽。與祖約舉兵反。孔坦陶回言于王導。請及峻未至。急斷阜陵。守江西當利諸口。彼少我衆。一戰決矣。若峻未來。可往逼其城。今不先往。

峻必先至峻至則人心危駭難與戰矣此時不可失也導然之庾亮不從峻使其將韓晃等襲陷姑孰取塩米亮方悔之蓋阜陵有麻湖之田守當利諸口則峻不得渡江亮獨不從雖悔何及都鑒所云屯據要害斷賊糧道與孔坦等所見略同

卓菴氏曰遣令襲糧寶之功猶易見要着在溫嶠與侃不爲異同然後援兵四集始克有成不然荊州不行三吳坐觀寶雖蹶鞍拔箭能遽摧強寇哉

討蘇峻于石頭

晉成帝咸和三年蘇峻腹心路永賈寧勸峻盡誅諸大臣更樹腹心峻雅敬司徒王導不許永等更貳於峻導使袁耽誘（用○誘）永與皆奔白石（山在和州含山縣南八十里）西軍與峻久相持不決溫嶠軍食盡貸於陶侃侃怒（怒者何也）欲西歸嶠曰凡師克在和古之善教也光武之濟昆陽曹公之拔官渡以寡敵衆杖義故也峻約小豎凶逆滔天何憂不滅柰何捨垂立之功設進退之計乎且天子幽逼社稷危殆乃臣子肝腦塗地之日嶠等與公

並受國恩事若克濟則臣主同祚如其不捷當灰身以謝先帝耳今之事勢義無旋踵譬如騎虎安可中下哉公若違衆獨返人心必沮沮衆敗事義旗將廻措於公矣（正論）毛寶說侃曰軍政有進無退非直整齊三軍示衆必死而已亦謂退無所據終至滅亡可試與寶兵斷賊資糧若不立效然後公去人心不恨矣（郎上岸取賊糧故智）侃然而遣之竟陵太守李陽說侃曰大事不濟公雖有粟安得而食諸侃乃分米五萬石以餉嶠軍寶燒峻句容湖孰積聚峻軍乏食侃遂不去韓晃等急攻大

業壘郗鑒參軍曹納曰大業京口之扞蔽也一旦不
守則賊兵至矣請還廣陵以俟後舉鑒大會僚佐責
納將斬之久乃得釋侃將救大業長史殷羨曰吾兵
不習步戰不若急攻石頭則大業自解侃從之督水
軍向石頭亮嶠帥步兵萬人從白石南上峻將八千
人逆戰乘醉突陳不得入將回馬蹶侃部將斬之餘
衆大潰峻司馬任讓等共立峻弟逸為主閉城自守
嶠乃立行臺布告遠近凡故吏二千石以下皆令赴
臺於是至者雲集

或曰侃欲西歸失臣子赴難之義君子非之是役也焚燒積聚有毛寶急攻石頭有殷羨其功皆不可沒

王導論移都

晉成帝咸和四年時宮闕灰燼溫嶠欲遷都豫章三吳之豪請都會稽王導曰孫仲謀劉玄德俱言建康王者之宅古之帝王不以豐儉移都苟務本節用何

○國○以○農○爲○本○既○富○而○後○可○教○非○偏○重農事也

憂凋敝若農事不修則樂土爲墟矣且北寇游魂伺我之隙一旦示弱竄於蠻越求之望實

望聞望外望也實實事也

懼非良計今特宜鎮之以靜羣情自安由是不復徙都而以褚翜

音殺山洽切

爲丹陽尹翜收集散亡京邑遂安

或曰此論深切國體後世論導者宜棄短取長

聞其言信今世宜急之以[illegible]擇指白黃由是不廢[illegible]
然之源一旦示何實效者未之室實也實賈專也達圖室小益
晏[illegible]痛者[illegible]則樂土爲墟矣且北寇游魂向
[illegible]
王者之宣言之本王不以豐儉後務本前用衍
則之發精有合於王導曰孫仲謀劉玄德俱言建康
晉成帝咸和四年時宮闕灰燼温嶠欲遷都豫章三
[illegible]

燕王皝襲趙高陽

晉成帝咸康六年趙王虎合兵五十萬具船萬艘自河通海運穀于樂安城（在濟南府臨濟鎮東八十里）徙遼西北平漁陽萬餘戶于兗豫雍洛自幽州以東至白狼大興屯田括取民馬敢匿者腰斬凡得四萬餘匹大閱於宛陽欲以擊燕燕王皝曰虎自以樂安城防守重複薊（縣名）城南北必不設備今若詭路出其不意可盡破也遂帥諸軍入自蠮螉塞（土蜂即蜾蠃蠮音謁）直抵薊城破武遂津（在保定府安肅縣西二十五里）入高陽所至焚燒積聚略三萬

餘家而去。趙兵乃還。

惟適氏曰。詭路出趙不意。見兟之智略。趙雖合兵五十萬。豈足以敵兟哉。

王述論移鎮樂鄉

晉康帝建元元年庾翼亮之弟冰之兄在武昌數有妖怪欲移鎮樂鄉春秋郡國之地其城吳陸抗所築在江陵松滋縣東王述與庾冰牋諫曰樂鄉去武昌千有餘里數萬之衆一旦移徙興立城壁公私勞擾又江州當泝流供給力役增倍且武昌實江東鎮戍之中非但扞禦上流而已緩急赴告駿奔不難若移樂鄉遠在西陲一朝江渚有虞不相接救方嶽重將固當居要害之地為內外形勢使闚闚之心不知所向昔秦忌亡胡之讖卒為劉項之資

周惡厭弧之謠而成褒姒之亂是以達人君子直道而行禳避之道皆所不取正當擇人事之勝理社稷之長計耳翼乃止

與律合

或曰擇人事而不取禳避王述之論自正

封裕諫重稅

晉穆帝永和元年燕王皝以牛假貧民使佃苑中稅其什之八自有牛者稅其七記室參軍封裕諫以爲古者什一而稅天下之中正也降及魏晉仁政衰薄猶不取其七八也今殿下拓地三千里增民十萬戶其無田者十有三四是宜悉罷苑囿以賦新民無牛者官賜之牛不當更收重稅也今官司猥多皆宜澄汰工商末利宜立常員學生三年無成當歸之於農參軍王憲大夫劉明並以言忤旨免官禁錮長史宋

○○○○與○律○合○

恐僞士○游民滋害耳○

該。阿媚苟容。輕劾諫士。不忠之甚者也。皝乃下令。悉從其言。仍賜裕錢五萬。宣示內外。欲陳過失者。勿有所諱。

惟適氏曰。虎方大發民以治宮室。而皝乃罷苑囿以給新民。均之夷狄也。而所爲不同若此。比而觀之。亦足見二虜之優劣。

或曰。皝從諫如此。又能宣示中外。使言者無諱。深得古者賞諫之意。後世人主所未及。

謝艾破後趙

晉穆帝永和二年、後趙遣將軍王擢麻秋擊涼州、張重華（張駿之子駿自稱涼王駿卒重華立）悉發境內兵、使裴恒將以禦之、久而不戰、司馬張耽曰、國之存亡在兵、兵之勝敗在將、今議者舉將、多推宿舊、夫韓信之舉非舊德也

（此選將之法）

蓋才之所堪則授以事、主簿謝艾兼資文武可用也重華召艾問以方略、艾願請兵七千人必破趙以報重華拜艾中堅將軍、給步騎五千、艾引兵出、夜有二梟鳴于牙中、艾曰六博得梟者勝、今梟鳴牙中克敵

之兆也。進與趙戰。大破之。麻秋之克金城也。縣令車濟不降。伏劍而死。艾又遣書誘致宛戍（南陽郡宛城之屯戍音）都尉宋矩。矩曰。為人臣功既不成。惟有死節耳。先殺妻子而後自刎。艾曰。皆義士也。收而葬之

臨難毋苟免　律

芑山氏曰。車濟宋矩二義士。足以愧近代守令之棄城偷生者。

袁喬論二寇強弱

晉穆帝永和二年桓温將伐漢將佐皆以爲不可江夏相袁喬（瓌之子陽夏人）曰夫經略大事固非常情所及智謀者了於胸中不必待衆言皆合也今爲天下患者胡蜀二寇而已蜀雖險固比胡爲弱將欲除之宜先其易者李勢無道臣民不附且恃其險遠不修戰備宜以精兵萬人輕齎疾趨比其覺之我已出其險要可一戰擒也蜀地富饒户口繁庶諸葛武侯用之抗衡中夏若得而有之國家之大利也論者恐大軍既西

胡必闚闕此似是而非胡聞我萬里遠征以爲内有重備必不敢動縱有侵軼緣江諸軍足以拒守必無憂也温拜表即行委長史范汪以留事朝廷以蜀道險遠温衆少而深入皆以爲憂惟劉惔以爲必克或問其故惔曰以博知之温善博者也不必得則不爲（戰國蘇代謂魏王曰博之所以貴梟者便則食不便則止即此意）但恐克蜀之後專制朝廷耳

或曰劉惔逆知温專制朝廷可謂有識之言

袁喬合勢伐漢

晉穆帝永和二年、桓温伐漢、三年春、軍至青衣（蜀郡青衣縣昔公孫述據蜀惟青衣不賓光武嘉之）漢大發兵、趣合水（地名）以拒之、諸將欲設伏於江南、以待晉兵、將軍昝（子感反）堅不從、引兵向犍爲（堅不諳兵術）温軍至彭模、（地名）議者（謀）欲分兩軍、異道俱進、以分漢兵之勢、袁喬曰、今懸軍深入、當合勢力以取一戰之捷、萬一偏敗、大事去矣、不如全軍而進、棄去釜甑、齎三日糧、以示無還心、勝可必也、温從之、留參軍孫盛將羸兵守輜重、自將步卒直指成都、進遇漢

將李權。三戰三捷。漢兵走散。督堅至犍爲。乃知與温異道。還至則温軍於成都之十里陌矣。堅衆自潰。漢主李勢悉衆出戰于笮橋。在城都府城西四里温前鋒不利。矢及温馬首。衆懼欲退。而鼓吏誤鳴進鼓。袁喬督士卒力戰。遂大破之。温乘勝長驅至成都。燒其城門。漢人惶懼。勢輿櫬面縛詣軍門。温送勢於建康。

以誤勝

芑山氏曰。喬料敵屢中。鼓吏誤鳴進鼓。卒以誤勝。倘亦有天幸與。

謝艾擊破麻秋

晉穆帝永和三年、趙麻秋攻枹罕、縣名屬隴西郡晉昌太守郎坦欲棄外城、武威太守張悛曰、棄外城則動衆心大事去矣。固守大城。秋帥衆八萬、圍塹數重、雲梯地突、百道皆進、城中禦之、秋衆死傷數萬、還保大夏、漢之縣名張重華遣謝艾帥步騎三萬進軍臨河。艾乘軺車戴白幍、音叨巾帽士服鳴鼓而行。秋望見怒曰、艾年少書生、冠服如此、輕我也、命黑矟龍驤三千人馳擊之、艾左右大擾、艾踞胡床指麾處分、趙人以爲有伏兵懼不

以少勝擾暗用孔明愚敵之法

敢進別將張琱自間道引兵截趙軍後趙軍退艾乘勢進擊大破之趙王虎復遣孫伏都帥步騎二萬會秋軍長驅濟河艾又破之虎嘆曰吾以偏師定九州今以九州之力困於抱罕彼有人焉未可圖也

謝艾之勇虎不能困

芒山氏曰謝艾坐作進退皆有法非獨恃勇輕敵

燕慕容恪等擊魏

晉穆帝永和八年魏主石閔（郎後趙閔弑石鑒自立改國號魏）既克襄國因遊食常山中山諸郡夏燕王儁（慕容皝之子）遣慕容恪等擊之閔趣常山恪追及於魏昌之廉臺燕兵戰皆不勝閔素有勇名燕人憚之恪巡陳諭將士曰閔勇而無謀士卒饑疲甲兵雖精其實難用閔所將多步卒將趣林中恪參軍高開曰吾騎兵利平地若閔得入林不可復制宜急遣輕騎邀之既合而陽走誘致平地然後可擊也恪從之魏兵還就平地恪分

○用○我○所○長○○

○用○誘○○○○○○○○○墮高開術中○

軍爲三部謂諸將曰閔性輕銳必致死於我我厚集中軍之陳以待之俟其合戰卿等從旁擊之無不克矣乃擇鮮卑善射者五千人以鐵鎖連其馬爲方陳（連馬方陣女眞嘗用以困中國）而前閔望見大幢知其爲中軍直衝之燕兩軍從旁夾擊圍閔數重閔潰圍東走馬忽斃爲燕兵所執送於龍城斬之遣慕容評帥精騎攻鄴

或曰閔不足敵恪然恪尤能信用高開之計以故所向無不克益用兵未有不用我之長而能制勝者也

什翼犍擊劉衛辰

晉帝奕成帝次子封瑯琊王哀帝崩無嗣皇太后詔以奕承大統桓溫廢爲東海王尋降封海西縣公在位五年太和二年代王什翼犍擊匈奴劉衛辰赫連勃勃之父穆帝升平四年衛辰降秦請田內地春來秋返秦王堅許之五年叛秦降代哀帝興寧三年復叛代河冰未合。命以葦絙約流澌。俄而冰合。然猶未堅。乃散葦於其上。氷草相結。有如浮梁。兵乘以渡。衛辰不意兵猝至。遂西走。什翼犍收其部落什六七而還。衛辰奔秦。秦送還朔方。遣兵戍之。

或曰。晉武大元十六年。衛辰攻魏南部。魏王珪大

破之。諸部悉降。惜什翼犍不能殲衛辰。令得西走耳。

王猛議救燕

晉帝奕大和四年、桓溫請與徐兗刺史郗愔、鑒之子高平人江州刺史桓沖、彝之子譙國人豫州刺史袁眞等伐燕、初愔在北府、溫常云京口酒可飲、兵可用、深不欲愔居之、愔遺溫牋、欲共奬王室、請督所部出河上、愔子超爲郗、超機略騎人溫參軍、取視、毀之、更作愔牋、自陳非將帥才、加以老病、乞閒地自養、勸溫幷領己所統、溫大喜、卽以愔爲會稽內史、而自領徐兗、夏帥步騎五萬發姑孰、將自兗州伐燕、郗超曰、道遠河淺、漕運難通、溫不從、六月

至金鄉、[後漢之縣名屬山陽郡本朝改屬兗州府]天旱水絕、使將軍毛虎生鑿鉅野三百里、引汶會于清、[水名卽清河水在淮安府清河縣治西]引舟自清入河、舳艫數百里、超曰、清水入河、難以通運、若寇不戰、運道必絕、因敵爲資、復無所得、此危道也、不若舉衆趨鄴、彼必望風逃潰、北歸遼碣、[山名]若能出戰、則事可立決、若恐勝負難必、務欲持重、則莫若頓兵河濟、控引漕運、俟資儲充備、來夏乃進、捨二策而連軍北上、進不速決、退必愆乏、賊因此勢、以日月相引、漸及秋冬、水更澁滯、北土早寒、三軍裘褐者少、

恐於時所憂非獨無食而已溫又不從遣攻胡陸拔之燕王暐晉穆升平四年慕容儁卒子暐立使下邳王厲逆戰敗還前鋒鄧遐朱序亦敗燕兵於林渚七月溫至枋頭地名暐及大傅慕容評大懼謀奔和龍吳王垂曰臣請擊之暐乃使垂帥衆五萬以拒溫垂表申胤封孚悉羅騰悉羅虜複姓騰其名也從軍暐又遣樂嵩請救于秦許賂虎牢關名即武牢以西之地秦羣臣議曰昔桓溫伐我燕不我救今溫伐燕我何救焉王猛曰燕雖彊大慕容評非溫敵也若溫舉山東進屯洛邑收幽冀之兵引并

豫之粟觀兵崤澠則陛下大事去矣不如與燕合兵（戰國論道多此類）以退溫溫退燕亦病矣然後我承其敝而取之堅遂（救燕卽以取燕）遣苟池鄧羌救燕封孚問於申胤曰事將何如胤曰（如胤所料）晉室衰弱溫專制其國朝臣未必與之同心必將乖阻以敗其事又溫驕而恃衆怯於應變大衆深入值可乘之會反更逍遙中流不出赴利欲望持久坐取全勝若糧廩愆懸情見勢屈必不戰自敗此自然之數也初溫使袁眞攻譙梁開石門以通水運不克九月燕范陽王德帥騎屯石門李邽帥兵斷溫糧道德

使慕容宙帥騎一千爲前鋒與晉兵遇宙曰晉人輕剽怯於陷敵宜設餌以釣之乃使二百騎挑戰分餘騎爲三伏（佯走以誘晉兵）挑戰者兵未交而走晉兵追之宙帥伏擊之晉兵死者甚衆溫數不利糧儲復竭又聞秦兵將（聲援）至焚舟棄輜重鎧仗自陸道犇還行七百餘里燕將爭欲追之吳王垂（慕容垂皝之子苻堅以爲將軍叛秦稱王尋稱帝）曰溫初退必嚴設警備簡精銳爲後拒不如緩之彼幸吾未至晝夜疾趨俟其氣衰擊之無不克矣（兵法所謂擊其惰歸也）乃帥八千騎行躡其後溫果兼道而進數日垂曰可矣乃急追之

及於襄邑德先帥勁騎伏於東澗中與壽夾擊温大破之秦苟池邀擊温於譙又破之温收散卒屯于山陽深恥喪敗乃歸罪袁眞奏免爲庶人眞不伏表温罪狀朝廷不報遂據壽春叛降燕

或曰專制恃驕如温欲聲中國之義而過損王師之體歸罪袁眞豈不謬哉

孫　余垣
余維樞　較正

古方略續編卷之三終

古方略續編卷之四

明　婺源　余懋衡　輯
袁州　張自烈　定

謝石等大破苻堅

晉武帝太元八年、秦陽平公苻融等攻壽陽、克之、胡彬退保硤石、（山名在鳳陽府壽州西北二十五里）融進攻之、梁成等屯于洛澗、（二水名）柵淮以遏東兵、謝石謝玄等、憚不敢進、彬糧盡、潛遣使告石等曰、今賊盛糧盡、恐不復見大軍、秦人獲之、送於融、融馳使白秦王堅曰、賊少易擒、

但恐逃去宜速赴之堅乃留大軍於項城引輕騎八千兼道就融遣朱序來說石等不如速降序私謂石等曰若秦衆盡至誠難與爲敵今乘諸軍未集宜速擊之若敗其前鋒則彼已奪氣可遂破也十一月玄遣廣陵相劉牢之彭城人帥精兵五千趣洛澗成阻澗爲陳以待之牢之直前渡水擊成大破斬之分兵斷其歸津秦步騎崩潰赴淮死者萬五千人於是石等水陸繼進堅與融登壽陽城望之見晉兵部陣嚴整又望見八公山上山在鳳陽府壽州西北二十五里草木皆以爲晉

兵顧謂融曰此亦勍敵何謂弱也憮然有懼色秦兵逼肥水而陳玄使謂融曰君懸軍深入而置陳逼水此乃持久之計非欲速戰者也若移陳小却使我兵得渡以決勝負不亦善乎秦諸將皆曰我衆彼寡不如遏之使不得上可以萬全堅曰但使半渡我以鐵騎蹙而殺之蔑不勝矣融亦以爲然遂麾兵使却秦兵遂退不可復止玄等引兵渡水擊之融騎略陳欲以帥退者馬倒爲晉兵所殺秦兵遂潰玄等乘勝追擊至于青岡秦兵大敗自相蹈藉死者蔽野塞川其

愚秦走死地

遏之是

敗胎于此

誤

天

走者聞風聲鶴唳皆以爲晉兵且至晝夜不敢息草行露宿重以饑凍死者什七八初秦兵小却朱序在陳後呼曰秦兵敗矣衆遂大奔序因與張天錫皆來奔獲堅所乘雲母車及儀服器械不可勝計復取壽陽堅中流矢單騎走至淮北

朱序叛秦

卓菴氏曰法豈有臨陳退却而待戰者此自秦愚非玄等用兵之神也牢之直擊梁成亦朱序授之策耳序固謂敗其前軍彼已奪氣堅雖掃境爭敵豈勝序一呼之力哉

楊翰謀拒呂光

晉武帝大元十年九月、秦呂光光略陽氐人爲苻堅將自稱涼州牧尋稱天王國號涼還自龜茲、擊涼州、初呂光以龜茲饒樂、欲留居之、天竺沙門鳩摩羅什曰、此不足留、將軍但東歸自有福地可居、光乃以駝二萬餘頭、載外國珍寶奇玩、驅駿馬萬匹而還、兵至宜禾、縣名涼州刺史梁熙謀閉境拒之、高昌太守楊翰曰、光新破西域、兵彊氣銳、聞中原喪亂、必有異圖、若出流沙、其勢難敵、高梧谷口險阻之要、宜先守之而奪其水、彼既窮渴、可以坐

制如以爲遠伊吾關亦可拒也度此二阨雖有子房之策無所施矣熙不聽（庸人）美水（縣名）令張統曰行唐公洛上之從弟勇冠一時若奉爲盟主以帥羣豪則光雖至不敢有異心資其精鋭東合四州掃兗逆寧帝室此桓文之舉也熙又不聽而殺洛於西海光聞翰謀懼不敢進杜進曰熙文雅有餘機鑒不足終不能用宜及其上下離心速取之光至高昌翰以郡降至土門熙移檄責光擅命還師遣其子胤帥衆拒之光破禽之武威太守彭濟執熙以降光殺之入姑臧自領

（杜進爲光所殺　有機鑒即不文雅亦可以文雅無益國事耳）

涼州刺史郡縣皆降、獨酒泉西郡宋皓索泮不下、光攻而執之、責泮不降、泮曰將軍受詔平西域不受詔亂涼州梁公何罪而將軍殺之泮力不足不能報讐主滅臣死固其宜也、光皆殺之、主簿尉祐姦佞傾險、與濟同執熙光寵信之、祐譖殺名士十餘人、涼州人由是不悅、

〇律〇　〇詞〇義〇凜〇然〇

或曰、熙不用楊翰策安得不亡、然呂光特彊好殺、雖自稱涼州牧酒泉公稱天王徒貽嗤後世耳、

[illegible]

許營諫尚浮屠

晉武帝大元十四年初帝旣親政事威權已出已而溺於酒色委政琅琊王道子道子亦嗜酒日夕酣歌又崇尚浮屠（惑甚）窮奢極費近習弄權賄賂公行官爵濫雜刑獄謬亂尚書令陸納（玩之子 吳郡人）望宮闕（可渝）歎曰好家居纖兒欲撞壞之邪左衛將軍許營上疏曰局吏衛官僕隸婢兒皆為守令或帶內職僧尼乳母競進親黨又受貨賂輒使臨官政教不均暴濫無罪且佛者清遠玄虛之神今僧尼於五誡（淫盜殺 妄酒）麤法尚不能

遵。而流俗競加敬事以至侵漁百姓取財爲惠亦未合布施之道也疏奏不省。

芒山氏曰。許嘗論敬佛之害。至于侵漁百姓。言殊切當。後世競以飯僧放生爲佛事慈惠。皆嘗所不取。

徐邈論訊官長得失

晉武帝大元十四年、以范甯爲豫章大守、甯在豫章、遣十五議曹下屬城、採求風政、并吏假還、吏休假歸家而還郡者則問以所見屬城官長之得失訊問官長得失、徐邈與甯書曰、足下聽斷明允、庶事無滯、則吏愼其負、而人聽不惑矣、豈須邑至理詰、節其游聲哉、非徒不足以致益、乃實蠶漁之所資、豈有善人君子、而干非其事、多所告白者乎、自古以來、欲爲左右耳目者、無非小人、皆先因小忠而成其大不忠、先藉小信而成其大不信、遂使

讒詔並進善惡倒置可不戒哉足下愼選綱紀必得國士以攝諸曹諸曹皆得良吏以掌文案又擇公方之人以爲監司則淸濁能否與事而明足下但平心

○平○心○甚○難○心○苟○平○則○天下事自理

而處之何取於耳目哉昔明德馬后未嘗顧左右與言可謂遠識況大丈夫而不能免此乎

芑山氏曰邈持論不苟見左右皆不足任後世天子寄耳目于宦寺直指寄耳目于司李守令寄耳目于胥吏邪正溷淆陵黜倒置徃徃坐此

姚萇擊魏揭飛

秦將軍魏揭飛帥氏胡攻後秦將姚當成於杏城將軍雷惡地應之攻李潤後秦主萇姚弋仲赤亭羌穆帝封為六夷大都督子襄降燕苻堅殺之弟萇降秦尋叛自稱後秦王伐秦殺堅稱帝欲自擊之羣臣曰陛下不憂六十里苻堅乃憂六百里魏揭飛何也萇曰登非可猝滅吾城亦非登所能猝援惡地智畧非常若南引揭飛東結董成得杏城李潤而據之長安東北非吾有也乃潛引精兵一千六百赴之揭飛惡地有衆數萬氏胡赴之者首尾不絕見後秦兵少悉

衆攻之萇固壘不戰示之以弱潛遣騎出其後揭飛（此術屢勝）
兵擾亂萇縱兵擊之斬揭飛及其將士萬餘級惡地
請降萇待之如初命姚當成於所營之地每柵孔中
樹一木以旌戰功歲餘問之當成曰營地小已廣之
矣萇曰吾自結髮以來與人戰未嘗如此之快以千
餘兵破三萬之衆營地惟小爲奇豈以大爲貴哉

芑山氏曰營地惟小爲奇惟深于兵者知之當成
僅以大爲貴耳

姚萇擊敗苻登

苟曜密召秦主苻登許爲內應登自曲牢赴之軍於馬頭原後秦主萇率衆逆戰登擊破之斬其右將軍吳忠萇收兵復戰姚碩德曰陛下慎於輕戰每欲以計取之今失利而更前何也萇曰登用兵遲緩不識虛實今輕兵直進此必苟曜與之有謀也緩之則其謀得成故及其未合急擊之耳遂進戰大敗之登退屯郿

或曰見敵兵而知其情萇所以善勝

姚萇擊苻登

苟曜密召秦主苻登許爲內應登自曲牢北之軍於馬頭原後秦主萇率衆邀戰登擊破之斬其右將軍吳忠萇收兵復戰姚碩德曰陛下愼於輕戰每欲以計取之今戰既失利而更前逼何也萇曰登用兵遲緩不識虛實今輕兵直進此必苟曜與之有謀也緩之則其謀得成故及其未合急擊之耳遂進戰大敗之登退

安同渡汾西拒姚興

晉安帝元興元年秦王姚興遣姚平（平是時爲義陽公）等伐魏興自將大軍繼之平攻魏乾壁拔之魏主珪遣長孫肥爲前鋒自將大軍繼後以禦之平遣驍將帥精騎二百覘魏軍肥逆擊盡擒之平退走珪追及於柴壁平嬰城固守魏軍圍之興將兵四萬救之將據天渡運糧以餽平魏博李先曰兵法高者爲敵所棲深者爲敵所囚秦皆犯之宜遣奇兵先據天渡柴壁可不戰而取也珪命增築重圍內防平出外拒興入將

軍安同曰。汾東有蒙阬。東西三百餘里。蹊徑不通。與來必從汾西直臨柴壁。如此虜聲勢相接。重圍雖固不能制也。不如爲浮梁渡汾西築圍以拒之。虜至無所施其智力矣。珪從之。帥步騎三萬逆擊興於蒙阬之南。興退走四十餘里。平亦不敢出。興屯汾西。束栢材從汾上流縱之。欲以毀浮梁。魏人皆鉤取爲薪。平糧竭矢盡。夜悉衆突圍不得出。乃帥麾下赴水死。

或曰。安同熟知地險。制姚興猶反掌耳。珪從同策。尤徵珪機鑒。

何無忌克湓口

晉安帝元興三年瑯琊內史何無忌等及桓玄兵戰于桑落洲（在安慶府宿松縣南一百九十里九江口）大破之得入廟神主送建康桓玄遣庾稚祖何澹之等守湓口（湓浦之口在九江府城西）何無忌劉道規至桑落洲澹之等逆戰澹之常所乘舫旗幟甚盛無忌曰賊帥必不居此欲詐我耳今衆寡不敵戰無全勝此舫戰士必弱我以勁兵攻之必得之得之則彼勢沮而我氣倍因而薄之破賊必矣遂攻得之因傳呼曰已得何澹之矣賊軍驚擾官

軍亦以爲然。乘勝大破之。遂克溢口。進據潯陽。遣使奉送宗廟主祏還京師。

苞山氏曰。無忌逆料賊詐。勇于進攻。此玄之所以敗也。未幾。劉毅等斬玄傳逆。其首梟于大桁。後世亂臣賊子。不可不以玄爲戒。

劉裕襲荊州

晉安帝義熙八年以劉毅都督荊寧秦雍軍事毅至江陵多變易守宰輒割豫江（二州名）文武兵力萬餘人以自隨會疾篤郗僧施（丹陽尹）勸毅請從弟兗州刺史藩以自副劉裕偽許之藩自廣陵入朝裕以詔書罪狀殺與藩及謝混（鄢陵人安之孫）共謀不軌賜藩混死遂帥諸軍發建康王鎮惡（王猛之孫北海劇人）請給百舸為前驅晝夜兼行揚聲言劉兗州上十月至豫章口去江陵城二十里捨船步上舸留一二人對舸岸上立六七旗

旗下置鼓語所留人計我將至城便鼓嚴擊鼓而令戒嚴也若後有大軍狀又分遣人燒江津船艦鎮惡徑前襲城未至五六里毅乃覺之行令閉諸城門未及下關鎮惡已馳入與城內兵鬭穴其金城而入城中兵散毅帥左右突出夜投佛寺寺僧拒之乃縊而死

芑山氏曰或云其制勝俱以虛聲予謂非虛聲足恃惟藩混既死出毅不意毅無備故自入死地向非先殺藩混使與毅合并力守禦鎮惡未必能徑前襲城也

朱齡石等伐蜀

晉安帝熙義八年劉裕謀伐蜀譙縱即桓玄餘黨晉安帝義熙五年秦封縱爲蜀王以朱齡石沛人武幹練吏職欲以爲元帥衆皆以齡石資名尚輕難當重任裕不從以齡石爲益州刺史率將軍臧熹東莞莒人宋武敬皇后之兄壽之弟蒯恩劉鍾等伐蜀熹裕之妻弟位居齡石右亦使隸焉裕與齡石密謀曰往年劉敬宣出黃虎義熙四年劉裕表敬宣伐譙縱軍至黃虎不克引還無功而還敬宣坐免官裕降號中軍將軍賊謂我今應從外水往而料我當出其不意猶從內水來也如此必以重兵守涪

城縣名以備內道若向黃虎正墮其計今以大衆自外水取成都疑兵出內水此制敵之奇也而慮此聲先馳賊審虛實別有函書封付齡石署函邊曰至白帝乃開諸軍雖進尚未知處分所由秋七月齡石等至白帝發函書曰衆軍悉從外水取成都臧熹從內水秦李冰旣鑿離堆又開二渠一渠由永康過新繁入成都謂之外江水一渠由永康過陴入成都謂之內江水取廣漢老弱乘高艦從內水向黃虎於是諸軍倍道兼行譙縱果使譙道福以重兵守涪城備內水齡石至平模去成都二百里縱遣侯暉夾岸築城以拒

之。齡石謂劉鍾曰。今賊嚴兵固險、攻之未必可拔、且欲養銳以伺其隙何如、鍾曰不然前聲言大衆向內水道福不敢捨涪城今重軍猝至侯暉之徒已破膽矣所以阻兵守險是其懼不敢戰也因而攻之其勢必克若緩兵相守彼將知人虛實涪軍忽來并力拒我求戰不獲軍食無資二萬餘人悉爲譙子虜矣齡石從之七月攻其北城克之。斬侯暉南城亦潰於是捨船步進、賊營望風相次奔潰、譙縱棄城出走、去投道福、不納、乃縊而死、詔以齡石進監梁秦州六郡諸

軍事。

或曰。裕用兵徃徃使人不測。齡石欲養銳伺隙。失策之甚。非劉鍾急攻。則事敗矣。

崔浩等議遷都

魏雲代二州名民多饑死、太史令王亮言於魏主嗣道武帝姓拓跋氏名珪之子世居北方代王什翼犍之孫曰、案讖書、魏當都鄴、嗣以問羣臣、博士祭酒崔浩特進周澹曰、遷都於鄴、可救今年之饑、非長久計也、山東人以國家居廣漠之地、人畜無涯、今留兵守舊都、分家南徙、不能滿諸州之地、情見事露、恐四方輕侮、且百姓不便水土、疫死必多、而舊都兵少、屈丐柔然、將有窺窬之心、朝廷隔恆代千里之險、難以赴救、此則聲實俱損也、今居北方

魏都平城在山西大同府

山東有變。則輕騎南下。布濩林薄叢木曰林草木交錯曰薄之間。孰能測其多少。百姓望塵懾服。此國家所以威制諸夏也。來春草生。兼以菜果。得及秋熟。則事濟矣。此亦備之一策嗣曰。若來秋又饑。若何。曰。宜簡貧戶。使就食山東。復饑。當更圖之。但方今不可遷都耳。嗣悅。從之。明年大熟。民遂富安。此魏課農桑之效

芑山氏曰。或云主國不可不知此等形勢。愚謂形勢固不可失。然勸課農桑。尤國家本務。失本務而專恃形勢。非長計也。

劉裕遣兵擊魏

晉安帝義熙十三年夏四月大尉劉裕遣兵擊魏於河上大破之魏人以數千騎緣河隨裕軍西行船有漂渡北岸者爲魏人所殺掠裕遣軍擊之輒走退則復來裕遣丁旿（音午）帥仗士七百人車百乘渡北岸去水百餘步爲却月陣兩端抱河車置七仗士事畢使豎一白旄裕先命朱超石（沛人齡石弟）戒嚴旄舉超石帥二千人馳赴之魏人以三萬騎圍之四面肉薄弩不能制超石斷矟千餘皆長三四尺以大鎚鎚之一矟

輙洞貫三四人。魏兵奔潰。斬其將阿薄干。魏主嗣乃恨不用崔浩之言。

或曰。晉以二千犯危。而潰魏之三萬騎。藉自此橫行無忌矣。

王鎮惡大破秦兵

晉安帝義熙十三年大尉裕至潼關王鎮惡請帥水軍自河入渭以趨長安裕許之秦王泓使姚丕守渭橋以拒之鎮惡泝渭而上乘蒙衝小艦行船者皆在艦內秦人但見艦進驚以爲神至渭橋鎮惡令軍士食畢皆持仗登岸後者斬既登卽密使人解放舟艦與背水陣同渭水迅急倏忽不見乃喻士卒曰此爲長安北門去家萬里舟楫衣糧皆已隨流今進戰而勝則功名俱顯不勝則骸骨不返無他岐矣乃身先士卒衆騰踊

爭進。大破姚丕軍。泓引兵救之。爲敗卒所蹂踐。不戰而潰。鎭惡入自平朔門。泓將出降。其子佛念年十一。言於泓曰。晉人將逞其欲。雖降必不免。不如引決。泓憮然不應。佛念登宮牆自投死。泓乃將妻子羣臣詣壘門降鎭惡。以屬吏。

譙縱識不及女。秦泓識不及兒。

芑山氏曰。即沈舟破釜之計。而詭用之。其所以亡地能存。尤在身先士卒。不身先。則士卒必沮。士卒沮則何以成功。

魏襲柔然

魏主如漠南。捨輜重。以輕騎襲柔然。分軍爲四道。魏主至鹿渾谷。遇敕連可汗。太子晃曰。賊不意大軍猝至。宜掩其不備。速進擊之。尚書劉潔曰。賊營塵盛。其衆必多。不如須諸軍大集。然後擊之。晃曰。塵盛者。軍士驚擾也。何得營上而有此塵乎。魏主疑之。不急擊。柔然遁去。追之不及。獲其候騎曰。柔然不覺魏軍至。惶駭北走。經六七日。知無追者。始乃徐行。魏主深悔之。自是軍國大事。皆與晃謀之。司馬楚之別將督軍

工于料賊出人意外

糧柔然欲擊之餓而軍中有告矢驢耳者楚之曰此必賊遣姦人入營覘伺割以爲信耳賊至不久宜急爲備乃伐柳爲城以水灌之城立而柔然至氷堅滑不可攻乃散走

或曰太子晃知足料敵而卒以憂死大武待之不以道也悲夫

宗慤等克林邑

南宋文帝元嘉二十三年。檀和之等拔區粟。城名斬其將乘勝入象浦。林邑王范陽邁傾國來戰。以具裝被象。前後無際。宗慤人南陽曰。吾聞外國有獅子。威服百獸。乃製其形。與象相拒。象果驚走。和之遂克林邑。陽邁父子挺身走。所獲未名之寶。不可勝計。慤一無所

一○與○偉○合○

○有○曹○彬○遺○風○

取。還家之日。衣櫛蕭然

或曰。製獅拒象不足奇。獨旣克林邑。一無所取。可爲後世爲將者法。

余垣
孫余維樞較正

古方略續編卷之四終